

馬卡倫柯教育文集

塔上旗

A. C. 馬卡倫柯著 陸庚譯

上部

正風出版社印行

事學院圖書館

書號

登錄號

1952年3月29日入館

馬卡倫柯教育文集

塔 上 旗

編 輯 委 員

總編輯：И. А. 卡 衣 洛 夫

編 輯：Г. С. 馬 卡 倫 柯

編 輯：Е. Н. 密 頓 斯 基



正風出版社印行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И. А. Каиров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Г. С. Макаренко
Е. Н. Мебынский
А. С. МАКАРЕНКО
СОЧИН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ПЕДАГОГИКИ

馬卡倫柯教育文集

著作者 A. C. 馬卡倫柯 出版者 正風出版社
上海漢陽路100號
翻譯者 陸 庚 出版期 1952年2月滬初版

有版權★禁翻印

譯者小言

A·C·馬卡倫柯於一八八八年三月一日生於蘇聯哈爾科夫省的畢洛波里城；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因心臟病突然逝世。他是一個蘇維埃卓越的教育家，一個青年一代共產主義教育的組織者。他從十七歲起一直到逝世那一天為止，從來沒有一天脫離過教育機關，可以說教育是他畢生的事業。他在蘇聯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陸續提出來一連串的青年一代共產主義教育的問題。他認為兒童的集體是蘇維埃社會生活上一種必然的現象。他主張要「在集體中，通過集體，爲了集體」而進行教育。他又主張集體的教育步驟，應當以學習與生產勞動的結合爲基礎，使學生們不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有一道鴻溝」……「纔能保證漸漸由社會主義步入共產主義」。

馬卡倫柯這一部塔上旗就是根據這種主張構成的。書中用小說的體裁描寫一羣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在未進五月一日勞動生產教養院以前如何危害社會的秩序，進了教養院以後，在集體中如何生活、如何受教育、尤其是如何爲集體所感染，一個個成爲社會主義建設的人才。作者的描寫非常生動，書中一般兒童令人如見其面，如聞其聲，但是最主要的却在其說

明對個性不同的兒童如何分別施教，尤其是對一般流浪兒如何感化，這在青年一代共產主義教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馬氏生前曾一手創辦哈爾科夫省簡爾任斯基公社，這個公社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培養出大批的專家。塔上旗一書所描寫的就是該公社中的一般生活。所以蘇聯一般輿論認為：這部書不是什麼「慈祥的老伯伯虛構的故事」，而確是「共產主義教育上最深奧的原理和最精細的方法」。這個論斷是確切不移的。

譯者翻譯這部書的動機，就是想把馬氏一生研究出來的極有成效的教育方法介紹到中國來，作為我國研究兒童教育的參考。譯者為才識所限，對於原作精神恐未能表達什一，如有錯誤或辭不達意之處，尚希讀者諸君不吝指教。

塔上旗

蘇聯A·C·馬卡倫柯原著 陸 庚譯

上部

目 錄

一	人是馬上可以看得出來的·····	一
二	三個肉包子·····	一〇
三	慈愛的老祖母·····	一三
四	劉善柯夫特出的冒險故事·····	二一
五	在花園裏進早餐·····	二五
六	在車間裏·····	三一
七	在自己的街上·····	四〇
八	夜·····	四八
九	山羊·····	五二
十	第一次的印象·····	六三
十一	受過教育的人的談話·····	七一
十二	完全不信任·····	八一

十三	「剝削」	八七
十四	弄不明白的	一〇一
十五	一個銀幣	一一四
十六	紐約的沙魚	一一九
十七	愉快的談話	一二五
十八	對於大家不愉快的談話	一三二
十九	他還不熟識呢	一四五
二十	不公平	一五六
二十一	羅斯耶	一六一
二十二	勃留姆運動場	一七〇
二十三	極有趣的意見	一七八
二十四	公園裏的姑娘	一八四
二十五	椅子的橫槽	一九一
二十六	今日的英雄	一九八
二十七	你可以選一這口才了	二〇七
二十八	雨後	二一六
二十九	你們想怎麼就怎麼吧	二二二
三十	光榮的不能戰勝的第四隊	二三四

塔上旗

上部

一 人是馬上可以看得出來的

這段故事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結束時開始的。

從冬天留下來的冰壳，上面鋪了一層各式各樣的髒東西：草灰，污泥和肥料飛揚出來的渣滓——遮住了太陽。舖在車站曠場上的小石子，在太陽下閃爍着，石子間的泥土已經乾燥了，甚至在車輪後邊也已經飛揚起新的塵浪。在曠場中央——是一座荒廢的小花園。夏天，小花園裏的灌木上發出了綠葉，有時彷彿是一幅天然的圖畫，可是現在呢，這裏是很髒的，赤裸裸的樹枝在戰慄着，好像大地上還不是春天，而是秋天呢。

從曠場到城裏通着一條石路。城是一個小城，在地理上偶然可以見到，可是有很多人，如果他們不在這個叫做城的聯絡車站上換車，簡直可以不知道這個城。

曠場上有幾家小店，還是在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建築的。旁邊是郵政局，在它的門上寫着黃色而顯著的郵局名稱。在郵政局的後邊，呆着兩匹鄉村的騾馬，駕着一輛歪歪倒倒的——有車廂的大馬車。曠場上來往的人並不多——大多數是帶着手提燈，繩圈，或三板製成的小手提箱的鐵路工作人員。一小隊未來的旅客——農民坐在車站圍牆旁邊的地上，向着太陽在那裏取暖。

在他們的旁邊，孤孤單單地坐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名叫瓦拿·卡里春柯。他在擦皮鞋的箱子旁愁眉不展地坐着，有時看看太陽。他的箱子很輕，似乎是由零零碎碎的木板湊成的，看起來是瓦拿親手把它做成的。可是他準備的材料很少。

瓦拿的臉是很乾淨而且蒼白的，並且衣服還很整齊，可是這種臉和這種衣服，早就傳染上了那種無秩序的樣子了，這種無秩序的樣子後來在街上要把好人擠掉，而且這種無秩序的樣子在舞台上或在書中字裏行間，可以非常引起人的感慨。瓦拿這種擺倫主義式的過程剛剛纔開始着——現在瓦拿還是屬於那一種，不久以前對於這類人還稱為「好孩子」的那一種。

由小花園背後走出一個本地的青年，很美觀地把手插在外衣口袋裏，嘴角上掛着一支正在冒煙的紙煙，用迅速而雄壯的歪曲的步伐，一直向瓦拿走去。他把新褲子提起一點，把一隻腳攔在擦皮鞋的腳踏子上，不露牙齦地問道：

「黃的有嗎？」

瓦拿驚愕地抬起眼睛來，拿着刷子，但是立刻又顯出萎靡不振的樣子，失望而憂鬱地回答說：

「黃的嗎？沒有黃的。」

青年生氣地把腳從腳踏子上拿了下來，把手重新插入口袋裏，輕蔑地咬了咬紙煙，說：

「沒有嗎？那麼你坐在這裏幹什麼的呢？」

瓦拿把兩把刷子舉了舉，說：

「可是有黑的呀……」

青年憤怒地用皮鞋尖踢着擦皮鞋的箱子，發着噓聲說：

「你簡直是發昏啊！祇有黑的！你配擦皮鞋嗎？」

瓦拿在箱子旁彎着腰，開始迅速地收拾自己的東西，他可還是抬起眼睛來瞧着青年。他預備申訴幾句，但是，在這個時候他看見青年的背後站着另外一個新的人物。這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瘦瘦的，高高的身材。他有使人可笑的狡滑的大嘴和愉快的眼睛。衣服是舊的，但是總算是一身衣服，祇是在外衣裏邊，沒有穿襯衣，因此外衣的鈕扣全都扣着，領子也高高地支起來。在頭上戴一頂淺色方格呢的鴨舌帽。

「先生，讓我來吧，我贊成用黑的……」

青年並沒有注意到新人物的出現，仍舊帶着使人討厭的注意的樣子繼續地說：

「這也算是擦皮鞋的啊！那麼你有證件嗎？」

瓦拿把刷子放了下來，再也不能躲避了青年那種憤怒的目光。從前，瓦拿好像在什麼地方曾經聽見過，證件在人的一生中是有那樣的意義的，但是，對於這種不愉快的問題，始終沒有重視着。

「喂？」青年粗暴地問道。

正在這樣沉悶的時候，瓦拿的腳踏子上又發現了一隻腳。這隻腳上穿着一隻淺暗色的舊式皮鞋，皮鞋上好久沒有擦鞋油了。因為這種十分無禮的推擠的原故，青年躲閃到旁邊去了，但是在這推擠的同時，發出一種懇懇的言語：

「先生，您自己考慮考慮吧，任何證件也不能替代黃色的鞋油呀。」

青年並沒有注意到這種推擠和這種懇懇的招呼。他把紙煙丟到石路上，湊近瓦拿，嘲笑地說：

「讓他拿出證件來呀！」

淺暗色皮鞋的主人翁生氣地轉身向着他，高聲地嚷着，聲浪震撼了整個的曠場：

「先生呀！您再不要讓我生氣了吧！難道您不知道我是衣郭里·赤爾諾郭爾斯基嗎？」的確，青年的確不知道這個。他迅速地向旁邊退讓，帶着一些驚慌的樣子，遠遠地看着

衣郭里·赤爾諾郭爾斯基。這一個對他露着可愛的微笑，說：

「再見……再見吧，我是對您說呀！爲什麼您不回答呀？」

問題是很簡捷的，所以青年也只能好好地低聲說聲「再見」，就迅速地邁步向前走去。他在小花園的後邊站着，在那裏嘟囔着，但是，這時候衣郭里·赤爾諾郭爾斯基注意擦那自己的皮鞋。把他的腳重新放在擦皮鞋的腳踏子上，瓦拿愉快地擠了一擠眼睛，問道：

「黑的嗎？」

「好吧。我不反對。黑的還很合適呢。」

瓦拿開始用一把刷子蘸着鞋油。衣郭里·赤爾諾郭爾斯基對青年那種勇敢的衝突，使瓦拿很高興，但是他問道：

「祇是……十個戈幣（俄幣名，一戈幣有如我國紙幣一分——譯者註）。您有十個戈幣嗎？」

衣郭里·赤爾諾郭爾斯基微笑着張着自己狡滑的嘴唇，他說：

「同志，您爲什老是要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呀？」

『究竟有沒有十個戈幣呢？』

衣郭里·赤爾諾郭爾斯基安詳地回答說：

『沒有十個戈幣。』

瓦拿帶着恐慌的樣子停止了工作，說：

『呀……您有多少呢？』

『錢呢我可沒有……沒有，明白嗎？』

『沒有錢是不行的。』

衣郭里的嘴幾乎扯到兩隻耳朵那裏，並且在眼睛裏表示出一種好奇的神氣說：

『爲什麼不行呢？可以的。』

『沒有錢嗎？』

『是呀，自然是沒有錢。你可以試一試。一定很好的。』

瓦拿高興得喊出聲來，後來咬着下嘴唇。在他的眼睛裏燃燒着一種真正的少年氣盛的感

覺。

『沒有錢可以擦鞋嗎？』

『是的。你可以試一試。這是很有趣味的，沒有錢究竟會成什麼樣子。』

「怎麼辦呢。我來試一試吧……」

「我的眼睛可以看出來你是什麼樣的人。」

「現在我來試一試。一定會很好的。」

瓦拿對顧客投以一種很快的嘲笑的目光。後來他就積極地工作起來了。

「你是流浪兒嗎？」衣郭里問道。

「不是，我還不是呢。」

「這樣就會要變成的。你上過學嗎？」

「我上過的……後來他們走了。」

「誰呀？父母嗎？」

「不是，不是父母，可是……是的。他們結了婚。從前是父母，可是後來……」

瓦拿不願意訴說。他在生活裏還沒有學會那爲了好處而利用本身上的不幸，他注意地
着衣郭里皮鞋上破裂的後跟。

「這隻箱子是你自己做的嗎？」

「怎麼啦？不好嗎？」

「再好也沒有的箱子。你住在那裏？」

「沒有什麼。我想乘車到城市裏去……可是沒有錢……祇有四十個戈幣。」

瓦拿·卡里春柯很安詳地訴說着這些話。

工作完畢了。瓦拿抬起眼睛來，帶着傲慢和滑稽的樣子問道：

「很好吧？」

衣郭里拍了拍瓦拿那亞麻色的亂頭髮的腦袋說：

「你是個快樂的孩子。謝謝。你明白吧，人是馬上可以看得出來的。一塊兒乘車到城市裏去吧？」

「祇是沒有錢……四十個戈幣。」

「真是怪物。難道我對你說我們要買什麼東西嗎？我說的是：我們乘車走呀！」

「錢呢？」

「並不是乘着錢走，而是乘火車走呀。是不是這樣？」

「是的。」瓦拿點了點頭，沉思着。

「這樣說起來，我們要的不是錢，要的是火車呀。」

「可是車裏呢？」

「車票是一種形式而已。你坐在這裏，我馬上就來。」

衣郭里·赤爾諾郭爾斯基從外衣口袋裏掏出來一張紙，很用心地把它看了看，後來把這張紙攤在太陽光下，並且高興地說：

「都很完整。」

他指着郵政局的房子說：

「在這所可愛的小房子裏，一定有多餘的錢。你等着我。」

他檢查檢查外衣的扣子，整理整理鴨舌帽，很安詳地向郵政局走去。瓦拿用很注意的，甚至是用驚訝的目光送着他。

二 三個肉包子

在車站小花園的叢樹裏，有一張搖動的露天椅子。椅子周圍都是紙片，煙頭和瓜子壳。到這裏來的又是一個從什麼地方來的本地青年和一個名叫黃達·斯太特尼次卡耶的姑娘。也許他們從城裏來，也許從火車上來，他們很快地穿過花園裏凋零的樹叢。黃達赤足穿着一雙套鞋，穿著舊的方格子的裙子和黑色的短上衣，這件上衣有些地方褪了顏色，而且變成一種黃色的布了。黃達是一個很美麗的姑娘，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在她的生活上已經有過許多重大的不幸。她的頭髮是淡亞麻色的，一看可以知道好久沒有梳洗了，實際說起來，這一頭頭髮，早就不能稱為淡亞麻色了。

黃達沉重地向椅子上坐，用陰沉的和懶洋洋的聲音說：

「給我滾吧！真討厭。」

青年動了動膝蓋，整理整理衣領，咳着嗽說：

「這由你作主。如果你討厭我，我可以離開。」

青年從口袋裏掏出錢口袋來，在口袋裏找了好久，用舌頭舔了舔嘴唇，把三個硬幣放在